

灯光里的母亲

■邹梦吟

下班回到家,已是暮色四合,家中昏暗一片。我窝在沙发里,就着夜色小憩。窗外华灯初上,对面楼的窗户一个个亮起来。一个个小小的人影在其中走动,让我想起了母亲的身影。

印象中,母亲很节俭。购物的袋子从不随意丢弃,总是分门别类收集好,留待下一次发挥余热。但她从不吝啬开灯,晚上无论去到哪总是第一时间找灯控开关。有她在的家,一片灯光通明。

父亲常念叨她:“你怎么就那么喜欢开灯,用起电来这么大方,见不得一点点暗处。”母亲理直气壮地说:“做事就是要敞亮呀,暗暗的缩在那多不舒服。看不清楚,难免磕磕碰碰的,别省了这点电费,多了几个伤疤。”

于是,就在一处处明亮的灯光下,母亲擦灶台,缝补衣衫,记账本——在母亲忙碌的日子里,时间飞

逝,我也无忧无虑地一天天长大。

后来,我读高中了。课业重、压力大,我常常写作业到深夜。母亲心疼我,怕我写得忘了时间,就隔一段时间来敲我房门,喊我早点睡觉。我时常对她说:“妈,你先睡吧。我要写完这些题,不多练习哪能考得好!”

母亲便自己先上床。然而,无论多晚,总有那么一片暖黄的光在等着我。后来我才得知是母亲怕我摸黑去浴室摔倒,特意为我留的灯。等到我熄灯上床,母亲才翻个身放心睡去。

后来,我离开家,独自外出求学、工作,自己一个人住。到了夜晚,再没人给我留灯,我也有了很多大大小小的烦恼。衣服破了不知如何缝补,烧黄鳝不知怎么去腥气……

在一次次和母亲取经后,我才慢慢学会了自己解决问题,也渐渐理解了为什么晚上到哪都爱开灯。大抵

成年人的世界比想象中难得多,开开灯会照亮前行的路。我也终于明白,母亲对我无微不至的爱护,给我拂去了多少黑暗。

岁月如洪流,我舟行其中。母亲就像是我的灯塔,始终指引着我。无论相隔多远,遇到什么困难,我总会第一时间与母亲联系。母亲也总是再三叮嘱,教我如何排除万难,寻回正确的航道。

“我希望你被爱着,我希望你要快乐……”一阵铃声打断了我的思绪。母亲打视频来问:“吃饭没,家里寄的春笋收到了吗?”我起身打开灯,“还没吃呢,不过正准备用笋炒菜呢。”另一头,母亲放下筷子,便开始传授煮笋的妙招了。

灯光里,母亲的侧脸泛着金色的光晕,静静的,美好得像一幅油画,没有过多的渲染,却带给人无与伦比的温暖。

人生感悟

静待花开

■张军霞

冰冰是住在我家楼下的女孩。她刚开始住在这里时,是跟两个同伴一起来的。她们的家分别在不同的邻县,都是通过考试在这个城市里找到了工作。为了互相做伴和节省开支,她们又一起合租了这套房子。

她们刚来的那半年最热闹,我经常看到三个女孩同进同出。她们早晨精神抖擞地去上班,晚上又如飞倦的小鸟一样准时归来。我在洗衣做饭时,常听到她们开心地唱歌,或热闹地说笑。大多数的时间里,她们自己并不做饭,如果赶上周末大家都不回家,也会心血来潮地一起包顿饺子或吃火锅。由于没有什么厨具,她们往往就会敲响邻居家的门去借一借。

我就是这样和冰冰熟悉起来的。她来敲门时手上沾着面粉,站在门外腼腆地说:“阿姨,我们把面和饺子馅都弄好了,这才想起来没有擀面杖……”冰冰来还擀面杖时,带着一脸歉意说:“本来要给您带一盘水饺,可惜我们没经验,好多都煮破了皮。”没等我回话,她看到了我家客厅里的两排书架,又是一声惊呼:“阿姨,你家有这么多书啊!我也喜欢看呢!”我说:“有你喜欢的书就拿去看吧!”

后来,冰冰就常来我这里借书,有时也坐下来聊一聊。有一天,她告诉我同屋有个女孩谈恋爱了,那男生长得挺帅,对她也很好。没过多久,我看到每天结伴一起进出的只剩下了两个女孩,另一个女孩常被男友开车接走,出租屋里没有往常那么热闹了。

第二年的夏天,那女孩结婚了。冰冰和同伴去当伴娘,她们回来时给我带了糖果,兴奋地描述婚礼的场面有多温馨、浪漫。俩人还一起开玩笑,说是三人行只剩两人,看看下一个结婚的是谁。

那时,冰冰28岁。她嘴里开着玩笑,眼神中却闪过一丝焦虑。有一次,冰冰在跟我聊天时说,她的父亲身体不好,干不了重活,两个弟弟都还小。这一年多也有人给她介绍对象,他们了解到她的实际状况,往往就不愿意继续发展了,觉得她家庭的负担太重。

冰冰对我说:“家里好不容易供我上了大学,我现在收入稳定一些了,哪能只考虑自己不管家里人?我爸身体不好,还在尽力打些零工。我妈农闲时就在村里的工厂干加工活。弟弟们也很懂事,学习方面没让大人操过心。”听到这里,我不由得赞叹说:“你们家人都这么积极努力,日子一定越过越好。你心地善良,懂得顾全家人,早晚会遇到真正懂得呵护你的人。”

又过了一两个月,跟冰冰合租的另一个女孩,也开始谈恋爱了。后来,她在距离单位更近的地方重新租了房子,冰冰就开始独来独往了。

我觉得这孩子心地善良,于是悄悄把她的个人情况告诉了身边的同事,拜托她们帮忙留意合适的男孩。不过,这时的冰冰反倒想开了许多。她每天早晨起来在阳台健身,晚上回来自己做两样小菜,饭后看电影或看书。

有一天,我路过楼下,冰冰让我进屋看她在阳台种的两盆微型月季。她笑着告诉我,几个月前,她从网上买来这两株花,把它们放在了阳台。左边这株没过多久就开花了,右边这株却连个花苞也没有。“就在我快要失去信心时,它开出了第一朵花,接着是第二朵,现在居然开爆盆了!原来,每一株花的花期都不同啊!”她笑着说。

是的,每一株花的花期都不同,人也是一样的。在自己的花期还没有到来的时候,你只管尽情吸收阳光雨露就好。花开会有期,早一点或迟一点又有什么关系?

这时,我再回头看看冰冰,她脸上的笑容从容舒展,充满了自信。

春天的面孔

■刘国瑞

小时候最不喜欢冬天,身上穿得厚厚的,包得像个粽子,走起路来都不方便。小北风吹着口哨呜呜叫。顺风还好,逆风打得脸针扎似的疼。风还四处寻找空隙,可劲地往衣服里面钻。一到冬天,就天天想,月月念,盼望春天快快来。

春天就跟大人上班似的,不早点不接班,到了点,不请也会来。春风就像一个爱跟脚的孩子,春天走到哪,它就跟到哪。

春天一来,冬天就像被驯服了的野马一样,没了脾气。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,花啊、草啊、树的胆子也一天比一天大了起来,仗仗“春”势不甘示弱,同冬天叫起板来。

春天仿佛与冬天达成了某种默契,总会允许它在立了春后再回家看看,就像出了嫁的姑娘回娘家。这时的冬便小心谨慎,收敛了许多,抚摸花、抚摸草、抚摸刚刚吐丝的柳条,像道歉,像祝福,又像在悄悄说着心里话。

春天有时又像孩子的脸,稍不

顺心,说变就变。人们刚刚脱下厚厚的棉装,尽情享受春天的温暖。哪知次日,一阵寒流袭来,又冻得哆哆嗦嗦,不得已又将棉衣穿上。

记得小时候,大人总是说,春捂秋冻,现在想想确实有一定的道理。可现在有些人就是不听,总是春天一到就控制不住自己,一吐冬的沉闷,早早穿上薄的衣衫。身体壮的还好,身体差点的就很可能成了寒流的俘虏。

春天像一片叶子,随风起舞,有时又像一朵花,满面笑容对待世间万物。春天带来了春风,吹开了花朵,吹开了河流,吹绿了山峦,吹开了人们的好心情。天儿一好,人们纷纷走出家门,公园里、小河边、树林里,处处可见踏青游春的人。

春天的面孔总是那么温柔、那么多情、那么可爱,让人们忍不住投入它温暖的怀抱。出门赏春,人也会春光满面。



花开诗旅

故乡

■杨明军



当暖阳为冬天卸掉沉重的铠甲
春天就穿上了靓丽的衣裳
当和煦的微风迈着轻盈的步履
我用断章记录离别时的故乡

我沿着一棵小草质朴的纹理
感受着父亲坚韧的脊梁
我顺着一条河流蜿蜒的诗韵
寻找着母亲绵密的针脚

乍暖还寒的夜晚
我用杯中的乡愁浸泡满月
思念触手可及
梦中的故乡却远在天涯

每当大地回春的时节
我总是这样固执地想念故乡
而脉管中沸腾的热血
是我一生不老的守望

【等待】

我早已准备好,只等你穿越时光的小径,轻叩我微掩的门扉。流年似水,青春多么短暂。我禁不起风雨的洗礼,落英缤纷,但都是在为你舞蹈。

——马骏斐

【春日芳华】

在春日的芳华里,我尽情地依偎在春风的怀抱中,读着有关春天的诗词,做着自己喜欢的事情,守着冷暖交替的光阴,拥抱梦想,走向未来。

——梁征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10086880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努力绽放】

我们要学会掌控自己的情绪,而不是被情绪淹没。大方地付出,从容地争取,洒脱地接受。深爱自己,相信自己,温和而有力地活着,在自己的花季里努力绽放。

——陈莉